

# 末代皇帝傳奇 (三)

(本文插圖刊第5頁)

## ——帝后風波

### ●秀敏撰文·邊緯文校訂

#### 還我大清裱掛起來

夜已經很深了，溥儀還是毫無睡意，他背手抬頭凝視着牆上宣統朝全國各地大臣的名單，唉聲嘆氣了好一陣，忽而喊道：「筆墨伺候。」

「喳」，站在門口的小太監忙將筆墨紙張備於御案之上，「萬歲爺請。」挽起袖子恭恭敬敬地爲皇上研墨。

溥儀提筆急蘸墨汁，看着筆下的宣紙，緊咬牙關，疾筆寫下「還我大清」四個大字，然後將筆高高提起。與其說他在欣賞自己的手書，不如說他在幻想着大清復辟美夢的實現。此刻的溥儀那裏還會想得到孤零零坐在坤寧宮中落淚的婉容是什麼心情，那個較婉容早一天入宮的十四歲的淑妃文綉又在想些什麼呢！他看看牆上各地大臣的名單，又看看御案上的「還我大清」，突然高聲喊道：「裱了掛起來。」

小太監聽皇上嚷着叫掛起來，可是這幾個字無論掛在什麼地方也不爲民國所允許，猶豫了一會兒才提醒皇上：「萬歲爺，您瞧掛什麼地方最好？」

「是啊，掛哪兒也不合適。」經太監一問，皇上才意識到這已不是自己爲所欲爲的天下。他痛苦地用手捶着自己的胸口，長嘯了一口氣，像是在說：掛在這兒——我的心裏。又冲着小太監擺擺手，心煩意亂地讓他下去。

溥儀走到御案前用手輕輕撫摸着「還我大清」四個字，心裏想着帝師的教誨，祖輩的昌盛，到了自己這一代，不但丟了祖宗的家業，連剛剛進宮的皇后也敢和自己使性子，不覺淚水模糊了自己的眼睛，凝思着將寫着大字的宣紙翻過面，疲乏地坐在椅子上，用手扶着額頭，胳膊肘支撐着御案朦朧地睡着了。

小太監見皇上坐着睡了，知道他心裏不高興，也不敢驚動，便悄悄拿過一個斗篷給皇上披在身上。直至天已漸亮，溥儀仍然酣睡；其實，他總共睡了不到兩個小時。小太監不敢有半點疏忽，坐了半宿也沒敢合眼皮。見天已亮了，輕輕走進殿中吹滅蠟燭，又爲皇上預備好了洗臉水，等他醒來即用。

另一個太監見給皇上預備洗臉水，以爲皇上起身了，忙將茶端進殿中。

太監們來回走動驚醒了溥儀，他睜眼看見太監端茶走到御案前，太監見皇上睜開眼睛忙跪拜：「萬歲爺大喜，奴才給主子請安，祝皇上、皇后吉祥。」

溥儀一聽「祝皇上、皇后吉祥」，又勾起他昨晚洞房之夜的煩惱，一股怨氣正無處去發，便都對着小太監使來：「什麼皇上、皇后，滾！」順手拿起桌上茶杯摔在地上。

太監不知犯了什麼過失，頂撞了萬歲爺，嚇得跪在地上求饒，把頭磕得「咚咚」直响。

正巧總管太監張謙和走來，知道皇上又動了天威，忙進殿斥責太監並提醒皇上道：「沒用的東西，也不看看這是什麼時候啦，還不好好伺候着皇上給太妃請安。」

「給太妃請安」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起了作用，溥儀忙掏出懷錶看看時間已經不早了，該去給太妃請安了。張謙和見自己的話安頓了皇上，又解圍地對小太監說：「快點伺候着，愣着幹嗎，誤了給太妃請安找着挨打嗎？」

小太監像遇了救星似的又磕了一個響頭：「謝萬歲爺不罰之恩，謝張總管。」起身忙給皇上

整理衣服，伺候着洗臉，喝茶。

溥儀一邊慢慢品着茶味一邊琢磨：新婚之夜把皇后一個人丟在洞房中獨宿，現在去叫她和自己一塊給太妃請安，怕是不會太太平平的，還得嘔一頓氣。若不去理她，還像往常一樣自己給太妃請安又不成體統。「大婚」的第二天皇上必須攙同皇后同去給太妃請安，不然太妃挑出毛病來定要鬧出一場風波。思前想後，溥儀覺得無論如何得想辦法哄得皇后高高興興和自己一塊去太妃處請安才是上策。於是，他放下茶杯，整理衣帽：「來呀，」剛叫完底下人又覺不妥，「不用了。」心想還是自己去皇后那裏的好，免得底下人瞎傳話惹事生非。他雖未叫底下人伺候，一個人慢慢悠悠地往坤寧宮走去，可是太監們是不會不緊跟着伺候的，溥儀邊走邊往後看，知道太監們遠遠地尾隨着，自己又不好把他們喝退，因為這是他們的職責。溥儀剛行至坤寧宮廊下拐彎處，就看見端康太妃的心腹宮女彩鳳拉着剛進宮不久的敬懿太妃的宮女翠珠往走廊的另一頭走去。

原來，慣以首席母親自居的端康太妃，一早就打發彩鳳來坤寧宮看望皇上和皇后，以示關懷。偏巧正碰上翠珠也奉敬懿太妃之命來坤寧宮給皇上皇后請安。在這裏「坐更」的小太監便一五一十地把昨晚兒皇上和皇后開驚扭的事說給她們聽。兩人正合計着該怎樣報告各自的主子才不至於惹出風波來。並沒有發現皇上的到來。

溥儀見她們手拉手喃喃咕咕地走去，便知道她們是要去太妃那裏嚼舌根了，也沒功夫理會她們，回頭對遠遠跟着的太監喊道：「候着。」

太監們像吃了定身丸似的站在那裏不敢再往前走。

溥儀一個人來到東暖閣門口，昨晚兒「守更」的太監忙跪拜：「萬歲爺吉祥」。

「下去吧。」溥儀命令說。

婉容一夜不曾入睡，眼淚時斷時續，這會兒又困又累，歪在炕上剛有點睡意，忽又聽見門外溥儀與太監的說話聲，忙起身，揉揉眼睛，蹣跚慢慢走到門口側耳聽着外邊的動靜。手扶着的門突然動了兩下，知道是皇上在推門，便站在那裡不敢出聲，也不去開門。

溥儀見門門着推不開，又敲了兩下，等了一會還不見開門，於是就回身看看確實沒有人走來，才對着門縫小聲地說：「時候不早，該給太妃請安了。」

婉容聽見皇上的聲音，抬手剛要開門，可一想起皇上昨晚兒丟下自己一個人在洞房中，餘怒未消地將手背在身後，看着緊關着的房門，不予理睬。

溥儀見房內毫無動靜，便略施小計道：「皇后還未起身，稍歇片刻，朕一人先去給太妃請安，你隨後就來呀。」說完用腳在地上用力蹬了兩下，假意走去，實際並未走開，而是躲在門邊看皇后如何行事。

「皇上……」婉容一聽說皇上要一個人去給太妃請安，甚覺不妥，忙開門想要叫住溥儀，不想溥儀根本並未走開，閃身進了房內。

婉容羞惱地轉身捂臉，憑着自己所受忠君禮儀之教，又不能君前失禮，於是背向溥儀往前走

了兩步，蹲下身去，端正正地給皇上施了個禮：「皇上吉祥。」說完起身站在那裏一動不動。

溥儀順手關上房門，見婉容背向自己，知她還在生氣。他也不去計較，只是歪頭端詳着她那苗條俊美的身影，隨着急促的喘息，她的肩頭在上下微微顫動，吸引着皇上輕輕走到皇后身邊。欲低頭去看皇后低垂着的面容，突然發現皇后頭上戴的絨花掉在地上，彎腰拾起來，用手輕輕修整着，看看她的頭飾，見她臉上胭脂暗淡，眼睛紅腫，心疼地問：「怎麼，妳哭了？」

### 對鏡梳粧我見猶憐

婉容扭了一下身子，嚥起小嘴，避開溥儀的目光。

「瞧，花也掉了，眼睛也腫了，怎麼去見太妃呢！」溥儀把花放在桌上，走到婉容身邊，拉起她的雙手，端詳着她一夜未眠，顯得有些疲勞的神情。

「皇上一個人去好啦！」

「不，我要你和淑妃與我同去給太妃請安。」

婉容一聽給太妃請安還要淑妃同往，不解地睜大了眼睛看着皇上。

溥儀知道婉容不理解他的用意便哄着說：「妳不是在我的氣嗎？我讓淑妃給妳陪了不是，再去給太妃請安不好嗎？」

「這本來不關淑妃什麼事，幹嗎要怪她呢？」

「我並不是怪她，因為妳是皇后，皇后和妃

子在我這兒總是不能一樣的呀！」說着用手指指自己的胸口。「妳剛剛進宮我就使妳不高興，今天，總不能再讓妳不高興了。再說，昨夜之事已經够讓下人們在太妃那裏搬弄是非了，如果今天真的我一個人去給太妃請安，怕是內務府也要把王爺搬來干預的。妳剛進宮，還不知道宮裏的規矩是怎麼煩人的。」

婉容聽溥儀一席話，氣已消了一大半，睜大眼睛，抿着小嘴問：「真的？」

「皇上怎麼會說假話！」

「都是我不好，讓皇上操心啦！」婉容見溥儀真心實意哄得自己高興，反倒覺得過意不去。

溥儀見婉容的臉上已雲消霧散，風趣地逗道：「來來來，小生這廂陪禮了！」邊說邊學着京劇小生的抖袖動作。婉容忍不住捂嘴笑了起來。

「笑了，笑了！」溥儀說着拉起婉容的衣袖。

「嗯！」婉容忸怩地抽袖走開，坐在炕邊。

溥儀忙湊過去挨婉容坐下：「我就知道妳不但長得美，而且通情達理，一定會和我一起給太妃請安的。那有新過門的兒媳婦不見婆婆的！」

「人家這個樣子怎麼去呀？」說着抬起白嫩纖細的小手捋了一下散落在鬢邊的一綹頭髮。

溥儀看見她那乖巧自嬌的樣子不覺動心，拉婉容到梳妝臺前，扶她坐下。婉容大半身都映在鏡中，溥儀站在身後，雙手搭在她的肩上，看着鏡子中的婉容。

婉容見自己的眼睛有些紅腫，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這時溥儀的雙手撫在婉容的臉頰上，婉容忙抬頭看着鏡中的溥儀，見他正仔細地端詳着

自己。婉容害羞地突然轉身撲向站在身後的溥儀懷中，將臉埋藏起來，溥儀順勢摟住婉容。這時的新郎和新娘才真正地感覺到，各自激動的心情。他們緊緊貼在一起，不忍分開。也不知是誰先鬆了臂膀，兩人目光又對在一起。他們幸福地笑了。

「你真美。」溥儀又以自己的額頭對着婉容的額頭輕輕晃動着，「我的皇后。」說完順手拿起桌上的紅絨花要給婉容戴上。

「嗯，」婉容用手推開溥儀拿花的手，掀起桌上的一塊紅綢子，露出一個紅黑套色的大漆盤子，裡面有許多各樣絨花。婉容纖細的小手在盤中撥了兩下，揀出一朵最大的紅絨雙喜字花，在鬢邊試了一下，並沒有戴上，而是撒嬌地遞給溥儀。

溥儀接過絨花看了看，又聞聞上邊的香味兒，見婉容靜靜坐在鏡前，看著鏡子中的自己，方才明白，皇后是在那裏等自己為她戴花。忙認真地在婉容的頭上尋找插花的地方。溥儀覺得戴在左鬢上角最合適，剛要將花插上，婉容却搖了一下頭，溥儀知道這是皇后不滿意自己為她選的戴花位置，忙將手收回，等着皇后告訴自己戴在哪裡。

婉容看見溥儀拿着花那笨拙的樣子，不覺好笑。看了一陣自己在鏡中的倩影，用手指了指右鬢上角，溥儀明白這是將花戴在那裏，便小心翼翼地將花插在婉容鬢邊。看着鏡中紅紅的絨花襯着白白的臉蛋及婉容嫵媚的嬌態，他從背後用力摟住婉容。

## 看到稚妃皇后笑了

兩人正在親熱，忽有宮女來報：「淑妃為皇上、皇后請安。」

「進來。」溥儀正要找淑妃來給婉容賠禮，不想她自己倒來了，便急着叫進來。

婉容和溥儀心情不同，自己本來就沒見過淑妃，也沒有什麼恩怨，自己昨夜為淑妃和皇上開了營扭，正覺不好意思，聽說淑妃到來，不知如何是好。見皇上急着叫進見，自己也只好起身等淑妃進屋。

淑妃剛一跨進門來，婉容心中擔心皇上喜愛淑妃會勝過自己的一塊石頭已經落下一半。原來淑妃至今還不滿十四歲，雖說長得不錯，可遠不如自己美麗，看樣子她仍是個單純、寡言的孩子，在她的身上看不出有什麼特殊的魅力，婉容更相信自己會遠遠超過她在皇上心中佔有的位置，她放心地笑了，上下打量着文綉。

文綉確實還是個孩子，心中也沒有什麼具體的想法，只是任憑別人怎樣吩咐安排。聽人說進宮伺候皇上是件極難得的美事，她便高高興興步入深宮，讓她跪見皇后，她毫不猶豫。今天來給皇上、皇后請安，也覺得是自己份內之事。雖說進宮幾天還不能見這位特殊的丈夫——皇上。她也並無受委屈、受怠慢之感。此刻，她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給皇上、皇后請了安。

婉容受了皇上的哄勸、文綉的跪拜，女人心

皇上和文綉。溥儀見婉容面帶笑容，知其心中喜悅，又看看跪在地上聽話知禮的妃子，他相信兩女同侍夫君，日後定能和睦相處。於是向前一步，剛要發話讓淑妃站起，婉容却搶先說道：「妹妹快起來說話。」說着親自伸手拉起跪在地上的文綉。

溥儀見皇后與淑妃這樣親近，自己也就不須再說什麼，等她們姐妹互相請安還禮後才催促道：「時候已經不早，淑妃先行一步，給太妃請安，我和皇后就來。」

「是！」文綉乖巧地答應着，這時她才偷偷抬起眼皮看看漂亮高貴的皇后和溫良清秀的皇上。又急忙低下頭，退出坤寧宮，由宮女帶路前往永和宮給太妃請安去了。

端康太妃的心腹宮女彩鳳和敬懿太妃的宮女翠珠，一大早兒從坤寧宮回到各自的主子那裏之後，並沒有馬上把皇上、皇后新婚之夜不會同宮合寢的事說出來，怕惹得太妃生氣。也許弄不好，還要把火發到自己身上。

太妃們終日無事可做，閒得難受，皇帝大婚，她們又要湊在一起接受皇上、皇后的請安。敬懿太妃命翠珠準備去永和宮看望端康太妃，並接受皇上、皇后的請安。跟隨敬懿太妃已經有幾年的翠珠，摸透了她的脾氣，知道她這是要去永和宮和端康太妃爭高低。

翠珠怕到了端康太妃那裏，皇上、皇后新婚鬧騰的事瞞不住，還是趁早如實稟報的好。於是，便把自己一早兒去坤寧宮所聽到、看到的事一五一十地都說了出來。

敬懿太妃本來欲立文綉為后，只是沒有拗過端康太妃罷了。聽說皇后大喜的日子竟敢和皇上使性子，勃然大怒，忙叫人把榮惠太妃請來，在長春宮合計了一會兒，同去永和宮，倒要看看端康太妃怎樣管教這位自己一手操縱選立的皇后。今天，端康太妃特別高興，起得很早，這會兒已經梳洗完畢，坐在暖閣外間喝茶，等着自己選中的兒媳來請安。

宮女彩鳳從坤寧宮回來，見端康太妃興致正濃地和太監誇着皇后家世好，又知書達理、皇后非她莫屬等等。彩鳳知趣，感到此刻不可掃興，便把在坤寧宮知道的消息藏在心裏，準備見機行事。於是就對正在喝茶的端康太妃說：「皇上皇后隨後就到。」她剛說完就有人報：「敬懿、榮惠兩位太妃來臨主子。」待兩位太妃走進屋內剛剛坐定，淑妃文綉已由宮女陪同來到永和宮。

「文綉給太妃們請安。」淑妃跪在地上規規矩矩施了禮。

「在這待會兒見過皇帝和皇后。」端康太妃淡淡地說。

「是。」文綉答應着，仍然跪在那裏，不敢起身。

「起來說話吧。」敬懿太妃見端康太妃如此冷落淑妃，她心裏明白，都是因為自己相中文綉，欲立為后的緣故，於是心中甚是不滿，臉色也十分難看。

淑妃剛剛站起，榮惠太妃便溫和地說：「來，過來。」擺手讓文綉到自己身邊來，看見文綉被端康太妃冷落，想起當初自己不被皇帝寵愛的

處境，分外同情。文綉見榮惠太妃態度溫和關切自己，反倒有些緊張，躊躇着前往移步。

「宮裏住着可習慣？」

「都挺好的。」

「缺什麼，用什麼儘管跟太監們說。別難為自己。」榮惠太妃微笑着對淑妃說。

淑妃進宮兩天還沒有人關心過她，聽榮惠太妃一說，感動得幾乎落淚：「謝謝太妃。」說着趕忙給榮惠太妃施了一個禮。

「別光謝我，這也是兩位太妃的意思，」榮惠太妃指了指端康和敬懿太妃。

「謝謝太妃。」淑妃又給端康和敬懿兩位太妃施了個禮。

「罷了，罷了。」敬懿太妃高興地說。

端康太妃見了，不耐煩地冲着門外的太監喊道：「去迎迎皇上和皇后。」又回頭對彩鳳說：「給皇后的賞預備好了？」

彩鳳連忙答道：「回主子，早都準備齊全啦。」

敬懿太妃別有用地問：「時候不早了，皇帝皇后可是該出宮了吧？」敬懿榮惠太妃，希望她也能說幾句，見她沒有什麼反應，就又說：「還要讓人去請嗎？」

榮惠太妃生怕再鬧出事來，忙對自己身邊的宮女小聲說：「快去伺候皇上、皇后。」

「是。」宮女心領神會地退下，往坤寧宮去了。

皇上皇后遲遲未到，端康太妃一點也不着急，她倒覺得：大喜的日子，如膠似漆的小夫妻，

誤了時辰也是常有的，反正也沒什麼事情要做，大家碰在一塊，就多坐會兒聊聊天也無妨。於是她放下茶，又拿起烟。

「怕是到了晌午，皇后也未必來吧！」敬懿太妃有些急了。

敬懿太妃的這句話，在端康太妃聽來，實在不是味兒。知道這是在敲邊鼓，可又不知其中緣故，便直言問道：「妹妹此話何意？」

### 感激目光一瞟皇帝

敬懿太妃心想：彩鳳定是將皇上、皇后鬧得扭的事瞞了端康太妃。便沒好氣地瞅了一眼站在端康太妃身邊的彩鳳說：「問問這丫頭就知道了。」

機靈的彩鳳忙避開太妃們的目光，瞪了一眼站在敬懿太妃後的翠珠。翠珠面帶難色地低下了頭，後悔自己不該多嘴，把在坤寧宮聽來的事告訴了敬懿太妃。

端康太妃馬上意識到彩鳳有事瞞着她，嚴厲地問彩鳳：「怎麼回事？」

「請主子恕罪！」彩鳳雙膝跪地求饒。

端康太妃轟地站起身，也不理她，竟自一人向內室走去。太妃心裏明白，憑着她們主僕的關係，即使她不發話，彩鳳也會跟隨着進屋的。

待端康太妃走進內室坐定後，彩鳳回身將門關好，急步走到端康太妃跟前，跪在她的膝下：「奴才該死！望太妃恕罪，奴才才敢說。」

「我什麼時候因為回話責罰過你，為什麼有事要瞞着我？」端康太妃有些傷心地說。

「奴才要說的是皇上和皇后，所以不敢胡言。」彩鳳還是不敢直接說出來。

端康太妃見彩鳳如此謹慎，料知非同一般之事，於是說：「恕你無罪，起來回話吧！」彩鳳謝恩磕了個頭，這才站起來把皇上根本就沒在坤寧宮喜房中與皇后同宿的事情說了出來。

「這還了得！」端康太妃氣得拍案而起。由於用力過大，她那平時不幹活計的手也被震疼了，另一隻手忙揉搓着疼痛手心，晃着腦袋說：「這兩個不爭氣的東西，可惜了我這一片苦心。」高高豎起的兩把頭邊上的絲穗也被晃蕩得來回擺動。

彩鳳見太妃如此動怒，剛剛站直起來的雙腿，不由得又曲了下去「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奴才原不打算把此事告訴主子，就是怕氣着了您，今兒您也都知道了。奴才有幾句話，不能不跪着說，只怕再惹得您生氣，所以得先要您恕罪，奴才方敢講。」

端康太妃知道彩鳳向來辦事穩妥，又效忠於自己，看她這樣的舉動和言語，必是有忠言稟告，便點點頭說：「有話你就說吧！你知道的，我也沒有什麼近人，一向很看重你，不管怎麼說，我不怪罪你就是啦。」

「今天奴才有事瞞了您，您不怪我不孝敬主子吧？」彩鳳說道，「皇后是您自己看中的，皇上又極聽話，按照您的意思立了皇后，如今小兩口鬧了點彆扭，別人還沒有聲張，要是您先發火動怒，豈不是……」

「你說的也是——不過，」端康太妃沉思了

一會說：「這種事，要讓人一點兒也不生氣，怎麼能做得呢？」

彩鳳審慎地把每一個字都努力說得很清楚，為的是引起太妃的重視：「皇上、皇后還年輕，日後還要靠主子多開導。」說着又用手指了指外屋：「今兒還是大喜的日子，外頭可都等着瞧熱鬧呢！」

這「外頭」、「瞧熱鬧」正說到了要害，提醒了端康太妃，如果自己一味地發火，會讓別人看了笑話，於是長嘆一聲說：「難為你一片孝心，日後虧不了你。」說完以手示意彩鳳站起來。自己也無可奈何地直嘆氣。

敬懿太妃正得意地等着端康太妃發火動怒。見彩鳳扶端康太妃從裏屋出來，她冲着榮惠太妃撇了一下嘴。榮惠太妃見她的樣子不以爲然地微微一笑。

敬懿太妃見端康太妃並沒有動怒，而是穩穩當當地坐在椅子上，抽起烟來，大有風雨初霽之感，不免有些詫異。正待她琢磨不透的時候，太監來報：「皇上、娘娘駕到。」更使她吃驚不小，竟然下意識地站了起來，她原以爲小兩口一定還在嘔氣，定要讓端康太妃輸滿盤，自己也好出出氣。榮惠太妃見她愣愣地站在那裏，輕輕拉了一下她的衣襟，讓她坐下，敬懿太妃回頭看看榮惠太妃擔心焦急的神色，用手捏了一下榮惠太妃拉住自己衣襟的手暗示她：「不要緊的，凡事有我呢！」這才慢慢坐下。

這時，皇上、皇后的暖轎已經到了宮門前。太監、宮女打開帘子，伺候渾儀與婉容雙雙走進

宮門。宮女將兩個綉有龍鳳的黃緞圓墊放在地上，溥儀與婉容膝下各鋪一個，跪拜於地；「兒子、媳婦給皇額娘請安。」溥儀與婉容同時說道。端康和敬懿兩位太妃，此刻想着各自的心事，還沒來得及說話，息事寧人的榮惠太妃怕又生出什麼是非來，忙搶先說：「快起來，快起來，皇上、皇后歇得好？」

「歇得好！」溥儀瞟了一眼婉容，回答說。婉容也含笑點頭，並以感激的目光看了一眼溥儀。

敬懿太妃嚴厲地問：「歇得好？」婉容聽出太妃話裏帶有懷疑的口氣，怯懦地不知該怎樣回答，心中自覺有愧。

溥儀微笑點頭，安慰婉容，泰然自若地說：「兒歇得很好，有勞皇額娘操心啦！」這句不軟不硬的回話，任憑三位太妃按照各自的心情去怎樣理解都可以。可是這三位名義母親，又有誰能真正疼愛兒子，去體察兒子此話的真正含義呢！

### 勝利微笑掠過嘴角

「皇上、皇后『大婚』辦得還滿意吧？」端康太妃見皇上、皇后相互寬慰，並無半點鬧過彆扭的迹象，殘存的一點餘怒也消失了，決心要讓敬懿太妃乘興而來，敗興而去，而可憐無辜的淑妃文綉却被遷怒進來；「你們都聽着，」端康太妃見文綉正用手擺弄着自己胸前掛着的朝珠便大聲喝斥：「你也聽着！」文綉被嚇了一跳，不知自己犯了什麼過失，惹得太妃不高興。「你們在家裏都是父母嬌慣了的，進了宮就要規規矩矩地

守禮法。皇帝好性情，你們也不能任意妄為。雖說現在不像老佛爺天年尚存的時候家法那麼嚴，可也別不知好歹，放着和平日子不過，尋事生非地找不痛快，要是讓我知道，哼！」下面的話她沒有說出來。

聽見端康太妃這麼嚴厲的訓斥以及她那冷峻的神態，淑妃嚇得偷偷往敬懿太妃身邊移步，好像這樣能免於災難似的。

皇后婉容也自知有過，不敢抬頭。

敬懿太妃聽出這話已將自己掛連在內，早已吃不住勁，搭話道：「誰不知道太平日子好過，偏偏那些不痛快的事硬是往你腦門子上碰，又有什麼法子呀！」說着抽出掖在衣襟上的錦帕，提着一個角抖了兩下，發出「啪啪」的響聲，也不告別，站起身一搖一擺地扭着往外走，邊走邊說：「往後你們覺着心裏不舒服了，就往太妃宮裏走走，可別悶壞了自己。」她這話是說給屋裏所有的人聽的。

敬懿太妃今日竟敢當着衆人搶白自己，端康太妃真是難於忍受，可又苦於一時難以措詞，只得裝糊塗，權當不是說給自己聽的，吃了一個啞巴虧。

「皇額娘走好！」皇上、皇后、淑妃忙施禮。宮女們也隨着跪送敬懿太妃。

溫良憨厚的榮惠太妃是很難應付這種尷尬場面的，在她看來，端康太妃平日做事太霸道，敬懿太妃也太多事，大可不必如此，於是她坐也不是，走也不能，大家尷尬了好一陣，還是榮惠太妃先開口：「皇上成年已經大婚，我們也該享享

清福，過幾天清靜日子啦，自打隆裕太后天年之後，姐姐也真够操勞的了。」轉而又對皇上、皇后、淑妃說：「往後你們要多多孝敬太妃，也算她老人家沒白疼你們一回。」說罷起身，覺着再待下去也沒什麼好說的了，「我也該回去了。」宮女陪着她出門，上了暖轎回自己宮中去了。

兩位太妃走後，屋裏的空氣不似先前那樣緊張了，淑妃才有機會打量着尊貴的皇后，見她穿着華麗，朱唇粉面，亭亭玉立，淑妃由衷地產生了一種羨慕敬重之情，發自內心地沖着皇后甜甜地一笑。婉容看着文綉友好而善良的神態，知道自己不但贏得了皇帝的愛慕，而且也討得文綉及其他人的歡喜，昨夜心中那種若有所失的感覺已經不復存在，一絲勝利的微笑掠過了她的嘴角。

(未完待續)

##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200元

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200元

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玖元）